

学术探讨

脾阴亏损治疗法则的探讨*

上海中医学院 1977 级学生 何新慧

脾者,仓廪之本,营之居也。脾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生理作用的发挥,全赖脾阴和脾阳的互相协调和互相依存。脾阴不足可使脾的功能发生障碍,出现运化无能,精微不布,甚则津血亏损等症象。由于脾以健运为贵,脾阴不足亦以脾失健运为主要表现,临床上常见有不思饮食,食后脘痞不舒而喜按,消瘦,面色萎黄,大便溏薄,便次增多,或口唇干燥,低热不退,舌质偏红或红绛,苔剥或光,脉细软或濡等症。脾阴亏虚当以滋补为法,而在运用上有其独特之处,故探讨如下:

滋补脾阴当以平补为法

脾为阴土,性善升运,喜燥恶湿,而大凡滋补之品多为阴药。滋腻之药必助湿且碍脾之运化,因此补脾阴不能纯用滋补,而以平补为贵。平补脾阴可补其虚而不燥液伤阴,除其湿而不滋腻恋邪,行其滞而不泥膈碍运。补而不燥,滋而不腻,行而不滞的平补之品如:山药、扁豆、苡仁、太子参、石斛、玉竹、莲肉等药。参苓白术散是平补脾阴的代表方,方中山药、扁豆、苡仁、人参为要药,均具有平补而不滋腻的特点。其中尤其是山药性平不燥,补而不滞,养阴不腻,可为补脾阴的代表药。山药入肺脾二经,《本经》谓:“补中益气力,长肌肉,强阴。”既能滋阴又能补气,与人参、莲肉配伍效果更能增强,故堪称补脾阴之良药。《不居集》有中和理阴汤,即由山药、扁豆、莲肉、人参、燕窝等组成,治疗脾阴亏虚,饮食减少,痰嗽失血,泄泻腹胀。

滋脾阴当顾及益脾气

切。脾气依脾阴而存,脾阴仗脾气(阳)而生。当脾阴不足时,脾气(阳)必有所损,故维护脾气的旺盛对治疗脾阴虚十分重要。在临床辨证论治时选用药物,要既能滋脾阴而又能益脾气,方能获得良效。《景岳全书·传忠录》中提出:“善治精者,能使精中生气,善治气者,能使气中生精”。要使精中生气,气中生精是滋脾阴的重要环节。四君子汤是益脾气的代表方,但它与滋脾阴药配伍治疗脾阴虚,一直为历代医家所喜用,其理就在于此。《慎斋遗书·古方解》中说:“四君子(汤)阳中之阴……得山药则补脾阴,加白芍则补脾阴泻土中之木。”

治疗脾阴虚,有时只要补脾气,使脾气旺盛而脾阴得复。如《慎斋遗书·阴虚》中治“一小儿久热不退,热后微汗,汗后发热,诸药不效,此久病脾阴虚也,用保元茯苓二帖而愈”。按保元汤一方,只有人参、黄芪、甘草三药组成,其中无补脾阴之品,此因脾气旺盛,则脾阴内生,是另一种治法。又如《续名医类案》中有易思兰治一脾阴亏虚,阴火炽盛病人。此病曾经他医用发散和解、补中益气均罔效,阴愈亏而虚火越盛,致病增剧见发狂症。易思兰用人乳并人参汤与之,一日四服,二日而愈。可见益气健脾在治疗脾阴亏损中之重要。

滋补脾阴需缓调收功

脾阴不足常见于热性病的恢复期或慢性消耗性疾病的后期。脾运受损,吸收药物的作用必然递减,若在短期内大剂投补,反有戕脾之虞。因此,适当的长期滋脾阴,缓缓调理是治疗脾阴

虚的重要方法。如《医学广笔记·吐血三要法》说：“阴无骤补之法，非多服药不效。”盖“丸者缓也”，故除汤剂外，丸剂、膏剂均为可取之剂型，尤适用于治疗的后期阶段，巩固疗效，以收全功。在这方面先哲亦有许多楷模可仿。如《金匱要略》倡用薯蓣丸治虚劳，方中用山药(薯蓣)专理脾胃为君，配以益气养血滋阴之品，缓收扶正祛邪之功。缪仲淳《医学广笔记·卷二》则用霞天膏曲(牛肉熬制)合麦门冬、花粉及化痰等药，以淮山药粉糊和丸如麻子大，吞服(每次9~12克)，用来治疗脾经痰饮。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医方》擅用粥常调，如薯蓣粥(山药一斤轧细，每服21~24克或30克)治阴虚劳热，大便滑泻等羸弱虚损之证；珠玉二宝粥(山药、苡仁)治脾肺阴分亏损，饮食懒进，虚热劳嗽。用药物与食物合治脾阴亏损，不失为缓调脾阴的良法，既可使脾阴渐充，又有利于脾运的恢复。正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所说：“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气味合而服之，以补精益气。”

滋补脾阴的反佐法和升提法

脾有得阳始运的特性。在滋补脾阴药中佐以一味温药，其与君臣药相配合，能起到相反相成的作用，更可减少滋阴药的粘腻寒凉之性，亦可有利于湿邪的化除。且温药的灵动之性尤使脾运如虎添翼。反佐之品当首推干姜，温脾之阳，能走能守。如失血、泄泻等症还可用炮姜。《慎斋遗书·阴虚》所云：“宜于补阴药中加炮姜以反佐之。”亦为此意。《慎斋遗书·虚损》中还指出，即使兼有火旺阳亢之证，亦不能苦寒直折其火，宜用四君子汤加山药单补脾阴，“如用苦寒，犹干锅炼红，倾以一杯之水，激助火势，立地碎裂矣。”可见脾阴亏损不能过用寒凉，温药反佐用之可获更好的效果。

滋脾阴时还可应用升提法。《丹溪心法·消渴四十六》载治消渴不能食的脾阴虚患者，用加味钱氏白术散养脾，以生津液，此方即在七味白术散中加入柴胡0.9克作为佐使，以升提脾气。又如《明医杂著·医论》中治脾胃虚弱，津血枯

涸，在用滋补化源药的同时，佐以升麻12克。历代医家在滋脾阴时不忘升提脾气，是顾及了脾以升为健的生理规律，而滋阴之品多有沉降之性，因此佐入柴胡、升麻等升提药，其临床意义与益脾气药同用有相仿之处。

滋脾阴需注意兼理其他脏腑

脾阴亏损可影响到其他脏腑，其他脏腑的病变亦可累及脾阴。最易出现的病理变化是脾阴亏损而其他脏腑亢逆。如《慎斋遗书·内伤》中说：“脾阴不足……肝火上行。”《明医杂著·医论》中说：“胃火益旺，脾阴愈伤。”《临证指南·木乘土》中谓：“少阳木火犯太阴之土，持斋淡薄，中虚热灼。”此亦可导致脾阴亏损等证，使症状错综复杂，此时如单补脾阴则不能达到抑制其他脏腑亢逆之效，因此，必须同时兼理其他脏腑。如《明医杂著·医论》中治胃火旺，脾阴虚，症见能食好食，但食后反饱难化，用石膏、黄连合人参、白芍、生甘草等药。石膏、黄连虽性寒，但有参、草顾护则可防其碍脾，但此法须中病即止，以免寒凉伤脾阴。又如《临证指南·木乘土》治肝火犯脾，中虚热灼，以补脾和肝，为长久调理，方用四君子汤加白芍安土，用丹皮、桑叶、黄芩泄木。叶天士认为：“桑叶轻清，清泄少阳之气热；丹皮苦辛，清泄肝胆之血热。”两者功佳且不伤碍脾阴。

脾阴虚还可引起其他脏腑的阴亏，而后者又可加重前者的病损。因此，兼补他脏之阴亦不可忽视。如《临证指南·木乘土》中华岫云谈叶天士的经验：“养肝则阿胶、生地、白芍、麻仁、木瓜。”其他如五味子、酸枣仁、杞子、当归等药皆可随证选用。

治疗脾阴虚还可通过治疗他脏而达到滋脾阴的目的，如《血证论·唾血》中说：“脾经阴虚……，每因思虑而伤脾阴。……肝木之气，郁于脾土之中，……不须清热，但解其郁，郁升而火不退矣，逍遥散主之。”又如，《慎斋遗书·尿血》中记载一验案：脾阴虚尿血，用麦冬、天冬清肺，认为肺能降，脾自能升也。此理乃据脾与肺在生理上有脾升肺降，敷布津液，通调水道的

论肺胃、心脾、肝肾之阴不同

浙江省嘉善县天壬地区医院 徐 涌 浩

“扶正祛邪”是祖国医学治疗疾病的总则。扶正,不外乎指阴精和阳气两个方面。人体能保持内在环境的正常活动和与外在环境的平衡协调,就全在于阴精和阳气之间保持着相互资生、依存、促进的动态平衡关系。而一切疾病的发生、发展都必然导致阳气或阴精的损伤。因此,“扶阳气”,“存阴精”就成了祖国医学不可偏废的两大治疗原则。

“阴”的共性

“阴”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,《内经》有“阳化气,阴成形”之说。凡精、津、汗、血、液等皆属“阴”,具有充养形体脏腑,濡润、滋养、充泽皮肤、毛发、五官、九窍、四肢百骸的共同作用。精、气、神乃人身三宝,而阴精则是“三宝”中之物质基础。“阴精”之损伤与否及其程度和疾病的预后、转归皆有密切的关系,而且和不少疾病的发生、发展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保养“阴精”也就和人之生长、盛衰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各脏“阴”的个性

以上是言其“阴”的共同特性。如从阴液的脏腑分布言,笔者认为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:一是“肺胃之阴,谓之津液”;二是“心脾之阴,谓之营血”;三是“肝肾之阴,谓之精髓”。三者虽同属“阴”类,但不仅在生理上各有其不同的特性,且在病理变化和治疗用药上亦迥然不同。

从生理上言之:“肺胃之阴,谓之津液”。“津液”来源于胃,随着肺之宣发布散,流动全身,故可称“肺胃之阴”。由于津液经常居于流动不息的状态,方能充养全身,故谓之“阴中之阳”。津液外则濡润皮毛、肌肤,内则滋养脏腑,或渗入脉中能充实血液,或输注孔窍,或滑利关节,成为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。“心脾之阴属营血”,这是从心主血,脾生血、统血而言,故称之“心脾之阴”。营血之充盈和虚少,皆与心脾休戚相关。营血虽以流动为贵,但必须在脉道内运行,溢出脉道则为妄行,故和津液相比,其走散、流动之性显减,因此又称“阴中之阴”。“肝肾之阴属精髓”。这是从肾藏精,肝藏血,精血互生,肝肾同源而言。肝肾同居下焦,精者乃髓之源,髓能充脑、充骨,精足则髓充;精不足则髓不充,“脑转耳鸣,胫痠眩冒”。故精、髓同出一辙。况其质稠,滋腻,常居于“守而不走”的状态,“静而不动”、“藏而不泄”是其固有的特性,故又称“阴中之至阴”。

从病理变化上言之:由于肺胃之阴津液居于流动不息状态,唯其流走不息,动则易耗,加上人体对津液的需求甚大,因此在所有“阴”中,津液是最易耗伤的。尤其在外感温热病中,津液耗损更为明显。这和温热之为病,要不离乎肺胃有关。温邪之来,其径非皮毛即口鼻。皮毛、口鼻受邪,肺安得不受?且肺为娇脏,肺之津液易伤乃自然之理。况肺宜清,宜润,全赖阴之濡养,肺金受灼则肺脏失于阴液濡养,

关系。类似这些治法诚可效仿。

以上为脾阴亏损治疗规律的常法,然亦要注意到脾阴骤亏之危证,此常可由短期内大量

的丧失津液,如剧吐、泻或大量失血等引起,此时应速用回阳救阴之法,参附龙牡之类可酌情使用。待病情转安,再用滋补之法治之。